

小小说

一粒小米的命运

■杜华

春天，人们终于把我的父辈们撒向回暖的大地。他们是主人在众多谷粒中精选出来的，能繁衍后代，是谷子们非常幸运和难得的机遇。

父辈们在仓库里耐过漫长的寒冬，终于回到了久违的泥土里。这种机会，是对谷子们的最高奖赏了。在泥土里发芽、生根，然后破土而出，谷子变成了禾苗，也就是说，我的父亲蜕变成了我的母亲，从那时起，我的灵魂就附在了母亲的体内。

最初，母亲和她的姐妹们刚见天日，可谓自由自在、无忧无虑。清晨，她们吮吮着清纯的甘露，白天，她们沐浴着温暖的阳光，姐妹们竞相生长，一片繁荣景象。

可这样的好日子没过多久，厄运降临了。主人为了更好地孕育我们，要在母亲和她的姐妹中选优淘劣，一切不茁壮的和没按垄距、株距生长的谷苗都在淘汰之列。

淘汰意味着死亡！第一次是锄草，一两天的功夫，母亲的姐妹们有一半夭折在主人的锄头下；第二次是间苗，又有二之一的谷苗失去扎根儿的土地，在垄间枯萎。母亲吓得丢了三魂，我吓得没了

七魂，但母亲幸运地长在了合适的位置，我也赖以保全。

劫后余生的谷苗们得到了主人的呵护。施肥、培土、浇水……母亲觉得从未有过的闲适，终于可以安稳成长了。可母亲想错了，一天下午，灾祸再次降临，一群黑色的甲虫铺天盖地地飞进谷地，它们张着血盆大口吞噬着谷苗，有的谷苗上落有好几只甲虫，母亲身边的好几个姐妹不一会儿被蚕食的肢体不全，奄奄一息。母亲身上也落了一只甲虫，它贪婪地啃噬着母亲，母亲忍着巨痛，绝望无奈地怒视着甲虫，她想反抗，她想逃避，但她没有一点力气，她能做的，只有等待死神的降临。危机时刻，主人赶来了，甲虫纷纷逃散，受伤的母亲才得以“虫”口逃生……

秋天到了，谷地里一片金黄。

经过漫长的等待，我终于在母亲的身上变成了实体——一颗谷粒；我的身边挤满了和我一样的兄弟，拥抱成谷穗。尽管我们数量众多，可我们是毫无抵抗能力的弱势群体，危险无处不在。我从生下来那天起，就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可是，怕啥有啥，那天，一群麻雀飞进谷地，有一只正好落

在母亲累弯的腰上，叽叽喳喳叫了一阵后，便用尖喙啄食我身边的兄弟，不一会儿，有好多兄弟葬身鸟腹。我吓得冷汗淋漓，浑身直颤，好在我长在谷穗的下面，好在那只麻雀在没发现我只前就吃饱了。麻雀飞走了，我浴火重生。

又一天夜里刮风，把苍老的母亲吹得东摇西晃，好多兄弟都吹走了，我使劲把住母亲的身体，随着母亲一起摇摆，摆的我头眼昏花。风停了，我费力地睁开眼睛，发现自己还附在母体上……

收获的季节，我成熟了。经过主人的收割、晾晒、运输，多次多难的我来到打谷场。

脱谷的时候，是与母亲分别的时候。那天，母亲含着泪嘱我，要想成为你父亲那样的谷子，扬谷时你就要往上风头去，否则就会变成小米被人吃掉。

我记住了母亲的嘱托，扬谷那天，我成功的占据了上风头，可主人说，今年不选种了，明年换新品种，去种子公司买！

于是，我们都失去了做父亲的机会，所有的兄弟都被装进麻袋摞进库



房里。一天，我被主人运进了加工厂，随着碾米机一阵轰鸣，我被强行脱掉外壳，变成了一粒金黄的小米，这是我们的宿命。

经过包装，又经辗转，我走进了城里的一家厨房。

那天，主人的孩子要喝小米粥，我从米袋里被请出来，走进了滚烫的电饭煲，变成米粥被吃掉，是我生命中的最后辉煌。尽管我心有不甘，却也无可奈何。

在电饭煲里煎熬了半小时，不分彼此的兄弟们被盛进碗端给孩子面前，伴随着“哧溜”“哧溜”的声响，许多兄弟落入腹中。

30秒、40秒……我等待着完成使命的最后时刻。

妈，我饱了，不喝了。我被汤匙搅拌了几下，晾在碗里。

又剩饭，妈是咋教你的？背背刚学的诗。

孩子的小嘴撅起来，背就背。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真是个懂事的孩子，再背一遍。

孩子的妈妈随说随端起碗走向卫生间，我还没弄明白咋回事，碗一倾斜，我和我的同伴儿就滑进了卫生间的马桶。瞬间黑暗袭来，伴着孩子的诵读声，我被冲进了下水道，流进了化粪池，

阵阵恶臭袭来，我顿时昏厥。

冥冥中我明白，一生的轮回结束了。经历千辛苦万挫折，到头来要在这肮脏的环境里变质、变腐、变臭……这就是我——一粒小米的命运。

八路诗三首

街头

雪大路滑的街头
都是颤颤巍巍的人和
一些跛行的汽车
我也会加入
做一个小心的人
探索着走路
就像一些汽车
偶尔拐了一下
只是为了躲闪
那些寒冰

有时候
也会拐上陌生的街头
走进大英博物馆
看那些来自中国的文物
听它们讲述那些
曲折的历程
这时候我发现
在街头那些流浪的灵魂
狰狞的面孔
在黑色的夜里
越发阴森

还好
在我的手机里
马上就会有北斗
我相信它就是在漆黑的夜里
也会带着我找到光明

老牛

分到户的那一年
你和我都是少年
你孱弱的身子骨
甚至一次次让我怀疑
是否禁得起一付犁铧

当翻开土地的那一刻
我深深地折服了
油香的黑土
分明让我闻见了秋天的麦香

你伸直腰板甚至不用吆喝
就走出笔直的线路
垅与垅的距离
被你侍弄的恰到好处

从春到秋
我家的土地上
都是你忙碌的身影
父亲的皮鞭就是一个摆设
偶尔轻抚在你的身上
只是驱赶那些可恶的蚊虫

岁月沧桑
我刚步入青年你就老了
槽上的草料不再那么香甜
甚至在一块平整的土地上
你却跌了跟头
你的眼睛里闪出难得一见的泪光

在一个悲伤的日子里
父亲端出最好的草料
抚去你满身的泥土
解开了你的缰绳

你不想离去曾一度逃脱
赶牛人的皮鞭无情地抽在你的身上

此刻，我看见我的父亲
流下了罕见的眼泪

等雪

在几个冬天里
我在静静地等你
等你肆意的描画
秀美的山川

等待是个漫长的过程
你总是悄悄地说
只是悄悄地撒下薄薄的一层

阳光的温暖下
你汗流浹背
甚至脱下整个外套
让我看你苍凉的脊背

等你真是个漫长的过程
在几个冬天里
你寂静无声

我希望你
飘飘啊飘
大片大片的鹅毛
覆盖我的世界
净化我在尘世
沾染上的铜臭和俗

可是你不如所愿
好像隐退了一般

是时候了
来一场痛快的吧
覆盖荒原
覆盖沙漠
甚至覆盖大海
断绝所有的交通
好让我在村庄里
静静地读诗



无题 摄影 吕景峰

散文

望云

■刘流

一日，午睡醒来，蓦地睁眼，被窗外蓝天上的云影惊着了，两堆也可以说是两队白云，像白莲花也可以说像洁白的棉花一般，生长在锡伯河的上空，与我侧卧的视线比肩。云彩嬗变着，幻化着，一会儿像山，一会儿像树，一会儿像狗，一会儿像龙，一会儿像佛。像山像树像狗像龙的云朵，都是轻灵的，舒爽的；而像佛的云，是那样端肃，那样威严，那样慈悲！

此刻，那令人想起广袤原野，抑或无垠海洋的湛蓝天空，乃是白衣袂飘飘、婀娜起舞的氍毹。云彩飘摇变幻着，成为两列城堡，两片森林。恍惚中，云朵淡去，白云苍狗，天宇把空间禅让给一片浩瀚的蔚蓝，仿佛那一直都是哈达的世界，海水的王国。

和着锡伯河的波涛，有一阵袅袅的歌声传来，丝丝缕缕，不绝于耳。歌声缥缈，无影无踪，清澈如玉，响彻行云，可谓天籁。

那一刻，心田荡漾，睡梦全无，倏地想到了一本书。

是张潮的《幽梦影》。张潮在书中有云：云之为物，或崔巍如山，或潋滟如水，或如人，或如兽，或如鸟羣，或如鱼鳞。故天下万物皆可入画，惟云不能画。世所画云，亦强名耳。

是的，果真云影入画难。任是大

画家，任是丹青妙手，也难以描摹出云彩的美妙与神韵来。画作和照片的云，皆不是完整的、出神入化的云，仅仅是云的片段，云的瞬间，云的只鳞片羽而已。

说起来，对于“云”的解释，是很直白的，很冰冷的，像瓶子里的水一样，是没有温度的。

直观的解释就是，云是由水蒸气形成的，阳光照射在海洋、河川、溪水上，水遇热蒸发成水蒸气，水蒸气再随着温暖的空气上升到天空。因为天空中的温度比较低，原来细小到肉眼看不见的的水蒸气被冷却，又变成了上百万个比水蒸气还大的小水滴。这些小水滴很轻，飘荡在空中，就叫做云。

很奇妙的却是，如此简单、直白到苍白的云彩，在浩渺的苍穹竟然如鱼得水。她遇到了天空，如同拥抱了如意郎君，抑或，骏马遇到了草原，画笔邂逅了宣纸，果然是“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这里，天空就是花园，就是海洋，云彩就是花，就是鱼，可以如胶似漆，如梦如幻，如火如荼。

说来，我们喀喇沁可谓山水清幽之“湖山郡”，其人文景观及山水胜迹皆可圈可点。在两个乡村旅游景点流连，听过两则关于云的趣闻或轶事，竟觉得有些魔幻现实主义的况味。一则

在雷营子村，村长张平说，村中龙王庙侧崖下幽泉极灵验，每遇天旱，若搅动之，辄雨。张平有过身体力行的经历。还是孩童时，一年暑假，天旱不雨，他们在河滩玩耍，有老人让他们去搅动幽泉。他们就手持木棍去泉子搅动了几下。说来也怪，霎时飞来一朵白云，渐渐扩展，即刻哗啦啦洒下甘露来！一则在砬子沟村，一老翁对我道，遇见白蛇不可伤害。四十年前，我们村子一个羊信，中午赶羊群回村捉到一条白蛇，他竟然把白蛇拴在皮鞭上，乱抽。有人劝他将蛇放生，他竟不听，生生将蛇折磨死了。奇怪的是，午饭饭后，羊信赶羊进山，在村民面前，响晴的天空忽然出现一朵白云，白云如盖，笼罩在羊信的上空，瞬间墨黑，瞬间一个炸雷，活生生将那羊信殒死了！二人不是姑妄言之，而是言之凿凿。我想，我们也不能姑妄听之、置若罔闻。万物有灵，我们要时刻对自然、对生物存有敬畏之心，切莫苟且。

内心柔软，心地善良，总不会错。张潮就如此说：“为月忧云，为书忧蠹，为花忧风雨，为才子佳人忧命薄，真是菩萨心肠。”

无际的天空那绚丽的云彩，是大美，也是小曲，是大风光，也是小景致。但天上的云总是瞬息万变，有时，

那惊心动魄、美不胜收的特定时刻，并不是谁都有幸领略其风采的。

这需要机缘，需要一双善于发现并被美景感动的眼睛。

那是我当记者不久，陪着九三学社洪绂曾教授去老哈河边采访。返回途中，在平双盘山公路上，傍晚的天空，出现了梦幻般的霞彩。那是大块的红，大块的黄，大块的紫的融汇与组合，色彩缤纷，霞光万道，有如仙境，有如方外。那一刻，路上所有的人都停下来，都走出车外，举首向天，被迷住了，陶醉不已。那美景，像什么？像甘肃大山的七彩丹霞，像云贵山区仙雾缭绕、丹桂飘香的梯田胜境。那种美丽，让所有的语言，都显得苍白无力，无可奈何。

斯时，我想到很多。是啊，山河辽阔，人间烟火，无一是你，无一不是你；汪曾祺说过，在黑夜里温柔地爱色彩，在色彩里朝圣黑白；还想到关于书法，楷书须如文人，草书须如名将，行书介乎二者之间。如羊叔子缓带轻裘，正是佳处。其实，人生就像天上的云。流云，是一种韵致，辉煌，是一种大美，即使是一朵白云，也是生命的华彩。芸芸众生之中，你只要认真地走过，定然会留下倩影。